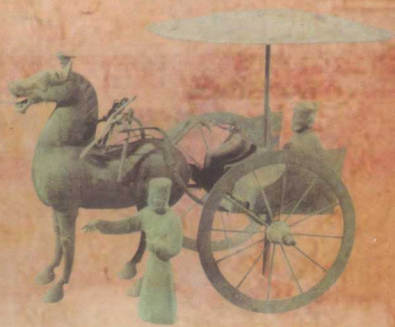


UDIAN
JINXUEMINGZHU
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孟子



远方出版社

1105901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孟子



主 编：王玉芬



淮阴师院图书馆 1105901



远方出版社

1082011



普皆學之典古國中

王玉芬 主編

主 编:王玉芬

责 编:胡丽娟

出版发行:远方出版社

地 址:呼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印 刷:北京市施园印刷厂

开 本: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:3800 千字

印 张:126

标准书号:ISBN 7 - 80595 - 682 - 0/I·267

印 次:2006 年 8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3000 册

定 价:604.80 元(全 36 册)

前言

中国古代文典经籍,上起殷周之际,下迄清季近代,其渊源之流长,数量之浩繁,意蕴之深远,文思之博奥,即使在世界文明的长河中,也堪称璀璨夺目、无与伦比,成为中华民族最为绮丽辉煌的精蕴所在。而在这浩瀚无涯的文洋典海之中,那些彪炳史册,传之千载,却终未湮没于滚滚东逝之水的瑰文琼典、名著名篇,更是博大精深,流光远播。

然而,面对浩如烟海的文典经籍和悠长久远的传统文化,如何探幽寻径,进而登堂入室,受惠得益,却终究成为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。人生有涯而知无涯,如若疏于识辨,不加慎择,势必如同河海空泛叶舟,甚至难取皮毛。若非择其精要者而观瞻体味,便很难有“一日看尽长安花”的畅意淋漓。

为了使广大读者能够一览中国古典名著的神韵,本书从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选出部分经典之作,这些作品代表了不同时代各个领域的最高水平。如《诗经》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,可以“兴”、可以“观”、可以“群”、可以“怨”,开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之先河,质朴平实,生动鲜活,文辞优美,蔚为壮观;《天工开物》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历史中重大的科技成就,是我国科技史上有关农业和手工业的百科全书式的重要文献;《梦溪笔谈》是我国北宋大科学家沈括的传世著作,遍及天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地学、生

物以及冶金、机械、营造、造纸技术等各个方面,内容十分广泛、丰富,是中国科学史的重要著作。《梦溪笔谈》中所记述的许多科学成就均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。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称《梦溪笔谈》是“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”;《孙子兵法》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理论著作,也是中国古籍在世界影响最大、最为广泛的著作之一,它缜密的军事、哲学思想体系,深远的哲理、变化无穷的战略战术,常读常新的探讨韵味,在世界军事思想领域也拥有广泛的影响,享有极高的声誉……。总之,这些作品都是经过大浪淘沙,在历史长河中流传下来的不朽杰作。勾画出中国古典名著大致轮廓,令读者尽睹古典名著之神韵。

在整理和编撰过程中,编委们无不倾心尽力,披沙拣金、精心采撷,然古籍浩瀚如海,难免会有所遗漏,有失偏颇。如有不足或错漏之处,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正。

编者

2006年8月



目

录

孟子序说	(1)
孟子卷之一	(5)
孟子卷之二	(20)
孟子卷之三	(37)
孟子卷之四	(52)
孟子卷之五	(67)
孟子卷之六	(81)
孟子卷之七	(105)

孟子序说

《史记·列传》曰：“孟轲。”赵氏曰：“孟子，鲁公族孟孙之后。”《汉书》注云：“字子车”，一说“字子舆”。驸人也，驸，亦作邹，本邦国也。受业子思之门人。子思，孔子之孙，名伋。《索隐》云：“王邵以‘人’为衍字。”而赵氏注及《孔丛子》等书亦皆云“孟子亲受业于子思。”未知是否。

“道既通，赵氏曰：“孟子通《五经》，尤长于《诗》、《书》。”程子曰：“孟子曰：‘可以仕则仕，可以止则止；可以久则久，可以速则速。’‘孔子，圣之时者也。’故知《易》者莫如孟子。又曰：‘王者之迹熄而《诗》亡，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。’又曰：‘《春秋》无义战。’又曰：‘《春秋》，天子之事。’故知《春秋》者莫如孟子。”尹氏曰：“以此而言，则赵氏谓孟子长于《诗》、《书》而已，岂知孟子者哉？”游事齐宣王，宣王不能用。适梁，梁惠王不果所言，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。按《史记》：“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，孟子始至梁。其后二十三年，当齐湣王之十年丁未，齐人伐燕，而孟子在齐。”故《古史》谓“孟子先事齐宣王，后乃见梁惠王、襄王、齐湣王。”独《孟子》以伐燕为宣王时事，与《史记》、《荀子》等言皆不合。而《通鉴》以伐燕之岁为宣王十九年，则是孟子先游梁而后至齐见宣王矣。然《考异》亦无他据，又未知孰是也。

“当是之时，秦用商鞅，楚、魏用吴起，齐用孙子、田忌。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，以攻伐为贤。而孟轲乃述唐、虞、三代之德，是以所如者不合。退而与万章之徒序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述仲尼

之意，作《孟子》七篇。”赵氏曰：“凡二百六十一章，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。”韩子曰：“孟轲之书，非轲自著。轲既没，其徒万章、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。”愚按：二说不同，《史记》近是。

韩子曰：“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文、武、周公，文、武、周公传之孔子，孔子传之孟轲，轲之死不得其传焉。荀与扬也，择焉而不精，语焉而不详。”程子曰：“韩子此语，非是蹈袭前人，又非凿空撰得出，必有所见；若无所见，不知言所传者何事。”

又曰：“孟氏醇乎醇者也，荀与扬大醇而小疵。”程子曰：“韩子论孟子甚善，非见得孟子意，亦道不到。其论荀、扬则非也。荀子极偏驳，只一句性恶，大本已失。扬子虽少过，然亦不识性，更说甚道。”

又曰：“孔子之道，大而能博，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，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。其后离散，分处诸侯之国，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，源远而末益分。惟孟轲师子思，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。自孔子没，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。故求观圣人之道者，必自孟子始。”程子曰：“孔子言‘参也鲁’，然颜子没后，终得圣人之道者，曾子也。观其启手足时之言，可以见矣。所传者子思、孟子，皆其学也。”

又曰：“扬子云曰：‘古者杨、墨塞路，孟子辞而辟之，廓如也。’夫杨、墨行，正道废。孟子虽贤圣，不得位，空言无施，虽切何补？然赖其言，而今之学者尚知宗孔氏，崇仁义，贵王贱霸而已。其大经大法，皆亡灭而不救，坏烂而不收，所谓存十于一千百，安在其能廓如也？然向无孟氏，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

矣。故愈尝推尊孟氏，以为功不在禹下者，为此也。”

或问于程子曰：“孟子还可谓圣人否？”程子曰：“未敢便道他是圣人，然学已到至处。”愚按：“至”字恐当作“圣”字。

程子又曰：“孟子有功于圣门，不可胜言。仲尼只说一个仁字，孟子开口便说仁义；仲尼只说一个志，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。只此二字，其功甚多。”

又曰：“孟子有大功于世，以其言性善也。”

又曰：“孟子性善、养气之论，皆前圣所未发。”

又曰：“学者全要识时；若不识时，不足以言学。颜子陋巷自乐，以有孔子在焉。若孟子之时，世既无人，安可不以道自任？”

又曰：“孟子有些英气。才有英气，便有圭角，英气甚害事。如颜子便浑厚不同。颜子去圣人，只毫发间。孟子大贤，亚圣之次也。”

或曰：“英气见于甚处？”

曰：“但以孔子之言比之，便可见。且如冰与水精，非不光，比之玉，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，无许多光耀也。”

杨氏曰：“《孟子》一书，只是要正人心，教人存心养性，收其放心。至论仁、义、礼、智，则以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之心为之端。论邪说之害，则曰：‘生于其心，害于其政。’论事君，则曰：‘格君心之非，一正君而国定。’千变万化，只说从心上来。人能正心，则事无足为者矣。《大学》之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其本只是正心、诚意而已。心得其正，然后知性之

善。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。欧阳永叔却言‘圣人之教人，性非所先，’可谓误矣。人性上不可添一物，尧、舜所以为万世法，亦是率性而已。所谓率性，循天理是也。外边用计用数，假饶立得功业，只是人欲之私，与圣贤作处，天地悬隔。”



孟子卷之一

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。

孟子见梁惠王。梁惠王，魏侯罃也，都大梁，僭称王，谥曰惠。《史记》：“惠王三十五年，卑礼厚币，以招贤者，而孟轲至梁。”王曰：“叟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”叟，长老之称。王所谓“利”，盖富国强兵之类。孟子对曰：“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仁者，心之德，爱之理；义者，心之制，事之宜也。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，下文乃详言之。后多放此。王曰‘何以利吾国’，大夫曰‘何以利吾家’，士庶人曰‘何以利吾身’，上下交征利，而国危矣！万乘之国，弑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国，弑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。万取千焉。千取百焉，不为不多矣。苟为后义而先利，不夺不餍。乘，去声。餍，于艳反。○此言求利之害，以明上文“何必曰利”之意也。征，取也。上取乎下，下取乎上，故曰交征。国危，谓将有弑夺之祸。乘，车数也。万乘之国者，天子畿内地方千里，出车万乘。千乘之家者，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，出车千乘也。千乘之国，诸侯之国。百乘之家，诸侯之大夫也。弑，下杀上也。餍，足也。言臣之于君，每十分而取其一分，亦已多矣；若又以义为后，而以利为先，则不弑其君而尽夺之，其心未肯以为足也。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，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。此言仁义未尝不利，以明上文“亦有仁义而已”之意也。遗，犹弃也。后，不急也。言仁者必爱其亲，义者必急其君，故人君躬行仁义而无求利之心，则其下



化之，自亲戴于己也。王亦曰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”重言之，以结上文两节之意。○此章言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，天理之公也；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，人欲之私也。循天理，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；徇人欲，则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。所谓毫厘之差，千里之缪。此《孟子》之书，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，学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。○太史公曰：“余读《孟子》书，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，未尝不废书而叹也，曰：嗟乎！利，诚乱之始也。夫子罕言利，常防其源也。故曰‘放于利而行，多怨。’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好利之弊，何以异哉？”程子曰：“君子未尝不欲利，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。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。当是之时，天下之人惟利是求，而不复知有仁义，故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，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。此圣贤之心也。”

孟子见梁惠王，王立于沼上，顾鸿雁、麋鹿，曰：“贤者亦乐此乎？”乐，音洛。篇内同。○沼，池也。鸿，雁之大者。麋，鹿之大者。孟子对曰：“贤者而后乐此，不贤者虽有此，不乐也。此一章之大指。《诗》云：‘经始灵台，经之营之。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。经始勿亟，庶民子来。王在灵囿，麋鹿攸伏。麋鹿濯濯，白鸟鹤鹤。王在灵沼，于物鱼跃。’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，而民欢乐之，谓其台曰灵台，谓其沼曰灵沼，乐其有麋鹿鱼鳖。古之人与民偕乐，故能乐也。亟，音棘。麋，音忧。鹤，《诗》作翯，户角反。于，音乌。○此引《诗》而释之，以明贤者而后乐此之意，诗，《大雅·灵台》之篇。经，量度也。灵台，文王台名也。营，谋为也。攻，治也。不日，不终日也。亟，速也，言文王戒以勿亟也。子来，如子来趋父事也。灵囿、灵沼，台下有囿，囿中有沼也。麋，牝鹿也。伏，安其所，不惊动也。濯濯，肥泽貌。鹤鹤，洁白貌。于，叹美辞。物，满也。孟子言文王虽用民力，而民反欢乐之，既加以美名，而又乐其所有，盖由文王



能爱其民，故民乐其乐，而文王亦得以享其乐也。《汤誓》曰：‘时日害丧？予及女偕亡。’民欲与之偕亡，虽有台池鸟兽，岂能独乐哉？”害，音曷。丧，去声。女，音汝。○此引《书》而释之，以明“不贤者虽有此，不乐”之意也。汤誓，《商书》篇名。时，是也。日，指夏桀。害，何也。桀尝自言，“吾有天下，如天之有日，日亡，吾乃亡耳。”民怨其虐，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：“此日何时亡乎？若亡，则我宁与之俱亡。”盖欲其亡之甚也。孟子引此，以明君独乐而不恤其民，则民怨之而不能保其乐也。

梁惠王曰：“寡人之于国也，尽心焉耳矣。河内凶，则移其民于河东，移其粟于河内；河东凶，亦然。察邻国之政，无如寡人之用心者。邻国之民不加少，寡人之民不加多，何也？”寡人，诸侯自称，言寡德之人也。河内、河东，皆魏地。凶，岁不熟也。移民以就食，移粟以给其老稚之不能移者。孟子对曰：“王好战，请以战喻。填然鼓之，兵刃既接，弃甲曳兵而走，或百步而后止，或五十步而后止。以五十步笑百步，则何如？”曰：“不可，直不百步耳，是亦走也。”曰：“王如知此，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。好，去声。填，音田。○填，鼓音也。兵以鼓进，以金退。直，犹但也。言此以譬邻国不卹其民，惠王能行小惠，然皆不能行王道以养其民，不可以此而笑彼也。杨氏曰：“移民移粟，荒政之所不废也，然不能行先王之道，而徒以是为尽心焉，则未矣。”不违农时，谷不可胜食也；数罟不入洿池，鱼鳖不可胜食也；斧斤以时入山林，材木不可胜用也。谷与鱼鳖不可胜食，材木不可胜用，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。养生丧死无憾，王道之始也。胜，音升。数，音促。罟，音古。洿，音乌。○农时，谓春耕、夏耘、秋收之时；凡有兴作，不违此时，至冬乃役之也。不可胜食，言多也。数，密也。罟，网也。洿，窰下之地，水所聚也。古者网罟必用四寸之目，鱼不满尺，市不得粥，人不得食。



山林川泽，与民共之，而有厉禁，草木零落，然后斧斤入焉。此皆为治之初，法制未备，且因天地自然之利，而撙节爱养之事也。然饮食、宫室所以养生，祭祀、棺槨所以送死，皆民所急而不可无者，今皆有以资之，则人无所恨矣。王道以得民心为本，故以此为王道之始。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鸡豚狗彘之畜，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，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。谨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义，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。七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衣，去声。畜，敕六反。数，去声。王，去声。凡有天下者，人称之为王，则平声；据其身临天下而言曰王，则去声。后皆仿此。○五亩之宅，一夫所受，二亩半在田，二亩半在邑。田中不得有木，恐妨五谷，故于墙下植桑以供蚕事。五十始衰，非帛不煖，未五十者不得衣也。畜，养也。时，谓孕字之时，如孟春牺牲毋用牝之类也。七十非肉不饱，未七十者不得食也。百亩之田，亦一夫所受。至此则经界正，井地均，无不受田之家矣。庠、序，皆学名也。申，重也，丁宁反覆之意。善事父母为孝，善事兄长为悌。颁，与斑同，老人头半白黑者也。负，任在背。戴，任在首。夫民衣食不足，则不暇治礼义；而饱煖无教，则又近于禽兽。故既富而教以孝悌，则人知爱亲敬长而代其劳，不使之负戴于道路矣。衣帛食肉，但言七十，举重以见轻也。黎，黑也。黎民，黑发之人，犹秦言黔首也。少壮之人虽不得衣帛食肉，然亦不至于饥寒也。此言尽法制品节之详，极裁成辅相之道，以左右民，是王道之成也。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，塋有饿莩而不知发。人死，则曰：‘非我也，岁也。’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，曰：‘非我也，兵也。’王无罪岁，斯天下之民至焉。”莩，平表反。刺，七亦反。○检，制也。莩，饿死人也。发，发仓廩以赈贷也。岁，谓岁之丰凶也。惠王不能制民之产，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，则与先王制度品节之意异矣。至于



民饥而死，犹不知发，则其所移，特民间之粟而已，乃以民不居多，归罪于岁凶，是知刃之杀人，而不知操刃者之杀人也。不罪岁，则必能自反，而益修其政，天下之民至焉，则不但多于邻国而已。○程子曰：“孟子之论王道，不过如此，可谓实矣。”又曰：“孔子之时，周室虽微，天下犹知尊周之为义，故《春秋》以尊周为本。至孟子时，七国争雄，天下不复知有周，而生民之涂炭已极。当是时，诸侯能行王道，则可以王矣，此孟子所以劝齐梁之君也。盖王者，天下之义主也。圣贤亦何心哉？视天命之改与未改耳。”

梁惠王曰：“寡人愿安承教。”承上章言愿安意以受教。孟子对曰：“杀人以梃与刃，有以异乎？”曰：“无以异也。”梃，徒顶反。○梃，杖也。“以刃与政，有以异乎？”曰：“无以异也。”孟子又问而王答也。曰：“庖有肥肉，厩有肥马，民有饥色，野有饿莩。此率兽而食人也。厚敛于民以养禽兽，而使民饥以死，则无异于驱兽以食人矣。兽相食，且人恶之。为民父母行政，不免于率兽而食人，恶在其为民父母也？恶之之“恶”，去声。恶在之“恶”，平声。○君者，民之父母也。恶在，犹言何在也。仲尼曰：‘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！’为其象人而用之也。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？”俑，音勇。为，去声。○俑，从葬木偶人也。古之葬者，束草为人，以为从卫，谓之刍灵，略似人形而已。中古易之以俑，则有面目机发，而太似人矣。故孔子恶其不仁，而言其必无后也。孟子言此作俑者，但用象人以葬，孔子犹恶之，况实使民饥而死乎。○李氏曰“为人君者，固未尝有率兽食人之心，然徇一己之欲而不卹其民，则其流必至于此，故以为民父母告之。夫父母之于子，为之就利避害，未尝顷刻而忘于怀，何至视之不如犬马乎？”



梁惠王曰：“晋国，天下莫强焉，叟之所知也。及寡人之身，东败于齐，长子死焉；西丧地于秦七百里，南辱于楚。寡人耻之，愿比死者一洒之，如之何则可？”长，上声。丧，去声。比，必二反。洒，与洗同。○魏本晋大夫魏斯，与韩氏、赵氏共分晋地，号曰三晋，故惠王犹自谓晋国。惠王三十年，齐击魏，破其军，虏太子申；十七年，秦取魏少梁，后魏又数献地于秦；又与楚将昭阳战，败亡其七邑。比，犹为也，言欲为死者雪其耻也。孟子对曰：“地方百里而可以王。百里，小国也。然能行仁政，则天下之民归之矣。王如施仁政于民，省刑罚，薄税敛，深耕易耨。壮者以暇，日修其孝悌忠信，人以事其父兄，出以事其长上。可使制梃以撻秦、楚之坚甲利兵矣。省，所梗反。敛、易，皆去声。耨，奴豆反。长，上声。○省刑罚，薄税敛，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。易，治也。耨，耘也。尽己之谓忠，以实之谓信。君行仁政，则民得尽力于农亩，而又有暇，日以修礼义，是以尊君亲上而乐于效死也。彼夺其民时，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。父母冻饿，兄弟妻子离散。养，去声。○彼，谓敌国也。彼陷溺其民，王往而征之，夫谁与王敌？夫，音扶。○陷，陷于阱；溺，溺于水，暴虐之意。征，正也。以彼暴虐其民，而率吾尊君亲上之民往正其罪，彼民方怨其上而乐归于我，则谁与我为敌哉？故曰：‘仁者无敌。’王请勿疑？”仁者无敌，盖古语也。百里可王，以此而已。恐王疑其迂阔，故勉使勿疑也。○孔氏曰：“惠王之志，在于报怨；孟子之论，在于救民，所谓惟天吏则可以伐之，盖孟子之本意。”

孟子见梁襄王，襄王，惠王子，名赫。出，语人曰：“望之不似人君，就之而不见所畏焉。卒然问曰：‘天下恶乎定？’吾对曰：‘定于一。’语，去声。卒，七没反。恶，平声。○语，告也。不似人君，不见所畏，言其无威仪也。卒然，急遽之貌。盖



容貌辞气，乃德之符，其外如此，则其中之所存者可知。王问列国分争，天下当何所定，孟子对以必合于一，然后定也。‘孰能一之？’王问也。对曰：‘不嗜杀人者能一之。’嗜，甘也。‘孰能与之？’王复问也。与，犹归也。对曰：‘天下莫不与也。王知夫苗乎？七八月之间旱，则苗槁矣；天油然作云，沛然下雨，则苗浡然兴之矣。其如是，孰能御之？今夫天下之人牧，未有不嗜杀人者也；如有不嗜杀人者，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。诚如是也，民归之，由水之就下，沛然谁能御之？’”夫，音扶。浡，音勃。由，当作犹，古字借用。后多放此。○周七八月，夏五六月也。油然，云盛貌。沛然，雨盛貌。浡然，兴起貌。御，禁止也。人牧，谓牧民之君也。领，劲也。盖好生恶死，人心所同，故人君不嗜杀人，则天下悦而归之。○苏氏曰：“孟子之言，非苟为大而已，然不深原其意而详究其实，未有不以为迂者矣。予观孟子以来，自汉高祖及光武，及唐太宗，及我太祖皇帝，能一天下者四君，皆以不嗜杀人致之。其余杀人愈多，而天下愈乱。秦晋及隋，力能合之，而好杀不已；故或合而复分，或遂以亡国。孟子之言，岂偶然而已哉？”

齐宣王问曰：“齐桓、晋文之事，可得闻乎？”齐宣王，姓田氏，名辟疆，诸侯僭称王也。齐桓公、晋文公，皆霸诸侯者。

孟子对曰：“仲尼之徒无道桓、文之事者，是以后世无传焉。臣未之闻也。无以，则王乎？”道，言也。董子曰：“仲尼之门，五尺童子羞称五霸，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。”亦此意也。以、已通用。无已，必欲言之而不止也。王，谓王天下之道。

曰：“德何如，则可以王矣？”曰：“保民而王，莫之能御也。”保，爱护也。曰：“若寡人者，可以保民乎哉？”曰：“可。”曰：“何由知吾可也？”曰：“臣闻之胡斡曰：王坐于堂上，有牵牛而过堂下者。王见之，曰：‘牛何之？’对曰：‘将以衅钟。’王